



香港教育大學
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9-2020 A5B060 中國語文教育榮譽學士課程（五年全日制）

CHI 4655 本科學術研究畢業論文

論文題目：
香港大學生語言認同調查研究
——以香港教育大學為例

姓名：陳棟

學生編號：

指導老師：王聰 博士

目錄

1 · 引言	1
1.1 研究背景	1
1.2 研究動機	2
1.3 研究問題	2
2 · 文獻綜述	2
2.1 語言認同	2
2.1.1 國內研究	2
2.1.2 國外研究	3
2.2 語言態度	4
3 · 研究方法	4
3.1 調查問卷的設計	4
3.2 被試的設定與問卷收集	5
3.3 調查問卷的信效度檢測	5
3.4 被試的基本情況	6
4 · 數據分析與討論	7
4.1 語言使用與選擇	7
4.1.1 語言使用情況	7
4.1.2 語言使用傾向	8
4.2 語言認同	9
4.2.1 感情態度	9
4.2.1.1 情感認同	9
4.2.1.2 社會地位	10
4.2.1.3 實用性	10
4.2.2 理智態度	11
4.2.2.1 功能取向	11
4.2.2.2 綜合取向	12
4.3 影響認同的潛在因素	12
4.3.1 粵語	12
4.3.2 普通話	12
4.3.3 英語	13
4.4 討論	13
5 · 總結	15
5.1 結論	15
5.2 建議與未來展望	16
5.3 結語	18
參考文獻	19
附錄	22

1 · 引言

1.1 研究背景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中國，成立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一國兩制」制度。時任香港行政長官董建華在1997年《施政報告》中指出：「若要維持香港在國際上的競爭優勢，我們必定要有中英兼擅的人才。我們的理想是所有中學畢業生都能夠書寫流暢的中文和英文，並有信心用廣東話、英語和普通話與人溝通。」這句話有著特定的歷史及現實依據：香港基本上是一個華人社會，日常溝通以中文為主，中文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而香港在成為英國殖民地後，英語一直是香港的官方語言，一個多世紀以來早已令英語在香港有著較厚的基礎。同時，正如董建華所說，香港是國際化大都會，是一個國際性的商業、金融及貿易中心，英語是國際商業用語，良好的英語水平，對增強香港的經濟競爭能力至關重要。而普通話是中國內地的官方語言，推行普通話體現了「一國兩制」的制度原則。因此，政府以「兩文三語」為目標，期望香港的學生可以中英兼擅，能書寫通順的中、英文，操流利的粵語、普通話和英語，這一目標，既符合香港歷史的語文現實與需求，又能體現「一國兩制」的制度原則。

回歸以來，香港的語文發生了巨大的改變，中文成為第一官方語言，而英文雖然其地位未發生改變，但由第一法定語言變為「也是正式語言」，其重要性是有所降低的(陳瑞瑞，2016)。在「兩文三語」的政策之下，學校的教學語言設置成為需首要探討的問題。1997年香港政府全面推行粵方言母語教學，《中學教學語言指引》(1997)指出採用母語教學，可以消除學生的語言障礙，提高學習興趣，學生更容易掌握知識、分析問題並表達意見，啟發學生的認知，建議公立中學自一九九八學年開始，中一級以中文為基本教學語言。此後，原本在香港467間中學中採用母語教學的學校只有七十多間，而這一建議使其數量上升到超過三百間，佔全港中學的四分之三(田小琳，2001)。

而母語教學與英語教學或普通話教學從不是對立的狀態。在實施母語教學的同時，政府便有了以英語為母語的教師計劃，將以英語為母語的教師分派到以母語為教學語言的學校當中，並為英語教師提供補助津貼進修英語(田小琳，2001)。不僅保障了英語教師的質量，而且也提高了教師的專業水準。除了英語教師計劃之外，政府在社會上也展開了「職業英語運動」計劃，資助參與計劃的僱員進修英語，接受專業的培訓，為企業招聘僱員提供了英語水平的參照標準。這一標準雖然是社會性的，但同樣對學校的英語教育起到了推動作用，更加具有目標性。

普通話原本在香港並不受重視，在香港回歸之後，隨著政策原則以及考慮到與內地交流的重要性，政府開始逐漸推廣普通話。自1998年起，普通話成為中小學的核心課程，之後更被列為中學會考的考試科目，也有學校將普通話作為中文科的教學語言，成為香港基礎教育的一部分(田小琳，2001)。根據政府統計數據，截止2018年能運用普通話溝通的人口就已接近總人口的67.3%，普通話的推廣取得了很大的成績(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2019)。但回歸二十餘年，「兩文三語」的政策也推行了二十餘年，整體而言，普通話更多的是面向部分學校以及特定的環境使用，如回歸典禮、旅遊業、零售業當中。在實際生活當中，普通話並不適用於政府、法商等重要場合，更多的會選擇粵語口語以及書面英語，而且人們在私下交流中也很少使用普通話。可以看出，普通話在香港社會的實際應用並不具有重要意義，也缺乏語言學習環境，學生們在學校中學習普通話，回歸課外生活之後，能使用普通話的機會微乎其微。

1.2 研究動機

隨著回歸後各種語言政策的推行，理應有著明顯的功效。但是近來不少研究發現，新一代學生雖然在獲取知識的豐富性上較高，但是語文能力卻不斷下降，語文成績也日漸下滑(李楚成，2016)，即使是作為有資格受高等教育的大學生也表現出在字詞、文章編寫等能力範疇下滑的現象。「兩文三語」政策實施以來，二十多年間政府投放了大量的資源和資金去提升學生的兩文三語以及語文能力，但近年來學生的表現及研究的發現都對現時學生的能力產生了質疑，也對「兩文三語」政策的有效性產生了懷疑。

另一方面，香港回歸之後，在社會、政治、民生等方面，發生了多次大事件。語言作為人與人之間溝通的工具和文化的載體，不少人會將社會事件與語言相聯繫，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香港居民的語言使用以及態度(陳瑞瑞，2016)。絕大多數的香港居民更願意使用粵語作為生活以及職場的溝通語言，除工作或生活必須之外，願意使用英語或普通話的少之又少。而語言的選擇，很大程度上表現為一種群體心理，有著身份認同的功能標識。以粵語為母語的香港居民若拒絕主動切換語言的使用，任何其他語言都難以被接納，甚至某些其他語言的使用者會被粵語使用者排擠或誤解。

「兩文三語」政策自 1997 年提出並推行，至今已二十餘載。現時香港在校本地大學生絕大部分都是在這一政策推行下成長。了解現時香港本地大學生的語言使用及語言態度情況，更有利於了解「兩文三語」政策的成效、可行性及局限性，及時進行補充和修改。

1.3 研究問題

1. 以粵語為母語的香港在校本地大學生的語言使用情況如何？
2. 香港在校本地大學生對粵語、普通話及英語各自持有怎樣的認同態度？及
3. 影響香港在校本地大學生認同態度的潛在因素又是如何？

2 · 文獻綜述

2.1 語言認同

2.1.1 國內研究

國內外學界對於「語言認同」的界定仍有衆多分歧，尚無統一的概念。國內多位學者在進行相關問題的研究，對語言認同的定義也眾說紛紜，或狹義或廣義。

狹義派認為語言認同或與語言使用或語言態度等單一要素有關。例如張軍(2008)認為語言認同是個人或群體憑藉特定語言及其書寫符號的交際和象徵作用而進行分別我群和他群的心理認知和行為實踐活動。姜瑾(2006)認為語言認同是指某個人或某個群體通過某種語言來表示民族或種族歸屬的身份認同。王玲(2009)指出通過對語言態度的研究可以發現對語言認同的情況。黃行(2016)認為語言認同是族群認同的一種，語言本身也是人類群體的一種非理性的和下意識的身份認知，因此語言認同與民族認同有著密切的關係。而徐大明(2018)指出語言認同既不應該以民族認同替代語言認同，也不應該以語言認同替代民族認同。

廣義派的語言認同則包含了語言使用以及語言態度等多方面。如黃亞萍、劉曉寧(2008)指出語言不單單是一種用於交際的工具，它也是一種文化的象徵。語言認同則是一種文化心理的趨同現象，與文化心理的認同程度成正向關係，語言身份的

相似度越高，文化心理的認同度也就越高。語言認同的實質其實就是一種人為的文化選擇，是民族文化心理形成的動力和結果。盛柳柳、嚴建雯(2014)認為語言認同是指群體在交際過程中使用同一種方言或語言的行為，或者是群體對於同一種方言或語言在態度、情感、認知等心理活動的趨同。王莉、崔鳳霞(2009)認為語言認同作為語言使用模式和語言觀念、意識形態的綜合構成體，它是語言自身和其他諸多社會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包括族群歷史、地理分佈和文化特徵等。

而楊榮華(2009)綜合指出了語言認同包含語言使用、語言意識以及語言態度三方面。語言認同是講話人對一種語言或方言的本體特徵，對這種語言或方言所承載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價值的認同，是講話人在言語交際過程中身份不斷重構的過程。一個講話人對一種語言或方言的認同包含三個要素：一是講話人具體使用該種語言或方言，即為語言使用；二是講話人對該種語言或方言所承載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價值的認知，即語言意識；三是講話人對該種語言或方言的情感性和功能性評價，即語言態度。

另外，有學者(周明朗，2014)提出「語言認同」是一個過程，可分解為兩個建構、一個過程。一是建構個人多重身份庫，根據不同的場合、人際關係等，個人會按照自己的階級、地位、宗教、文化等從身份庫中確認一個多重身份與人交流；二是建構個人語碼庫，單語者可能有母語、母語的變體、方言等，多語者有母語的語碼以及二語或三語等各種語碼；接著就為語碼與身份相匹配的過程，在確認自己的身份後，選擇合適的語碼相匹配。

2.1.2 國外研究

在國外學者看來，語言認同，即社會語言學家所說的族群語言身份認同，是社會語言學中的一個重要研究領域。Joseph(2004)指出認同歸根到底就是一個關於語言的問題，語言是認同的符號和標誌。Heller(2007)認為語言認同可以理解為將文化和語言實踐作為身份認同的承載者。眾人周知，語言是文化的載體，與社會之間有著緊密的聯繫。語言使用是一種認同行為，是一群人向其他人表明自己身份的一種方式(Gameron & Kulick 2003，轉自楊榮華 2010)。語言認同是不能與語言態度、語言意識以及語言權勢(linguistic power)等分離研究，尤其在後現代社會中，語言認同與語言態度和意識等現象之間的關係將會更加複雜(Jenkins 2007，轉自楊榮華 2010)。

Block(2007)認為語言認同應該看作是一個人的自我意識(one's sense of self)和一種交流手段(means of communication)之間的關係，交流手段可以是語言、方言或社交語言。而語言認同通常由三種形式與交流手段發生聯繫，這也是 Leung, Harris and Rampton(1997)提出的語言專業知識(Language expertise)、語言從屬關係(Language affiliation)以及語言傳承(Language inheritance)。語言專業知識是指一個人在某種語言、方言或社交語言上的熟練程度或水平，也就是一個人所說的語言是否能被該語言的其他使用者接受；語言從屬關係是關於個人對語言、方言或社交語言的態度和情感聯繫，是一個人認同並依附某種特定交流手段的程度；語言傳承則是指一個人出生於一個特定語言或方言的家庭後所具備的屬性。

此外，Block(2007)還提到語言認同也可根據 Le Page 和 Tabouret-Keller(1985)所提出的「身份行爲」(acts of identity)來理解，也就是說話者的所有言語都可被視為其身份認同的表現形式。而具有認同行為的說話者有四個條件：第一，可以識別不同的群體；第二，有機會和能力去觀察和分析這些群體的行為系統；第三，有加入該群體的強烈動機，而該群體的反饋能使這種動機增強或減弱；第四，說話人有能

力改變自己的行為(Le Page 1985；轉自徐大明 2006)。Block(2007)強調這種表現形式不是早期社會語言學所認為的二維關係(如口音-社會階級)而已，而是言語作為身份認同行為可以同時展示例如性別、種族、國籍、社會階層等多維度關係。

Bucholtz & Hall(2010)認為身份可以看做是由社會行為、特別是語言構成的。而身份與語言使用之間的唯一可能關係是語言能夠反映個人的內部心理狀態，個人的自我意識是身份的重要組成部分，這種自我意識的概念在進入社會的唯一途徑就是通過某種形式的話語。

2.2 語言態度

有學者認為語言態度是語言認同中最為重要的一個要素，語言使用以及語言意識都可能為語言態度所影響。如高一虹、蘇新春、周雷(1998)認為語言態度是社會心理的反映，人們對於某種語言或方言的態度，反映了該語言或方言的社會地位，以及相關社群人員在人們心目中的「刻板印象」。

王遠新(2002)指出語言態度可以分為感情態度和理智態度，前者為在聽到某種語言時下意識出現的感受和反應，往往與說話人或聽話人從小成長的語言環境、文化傳統或個人經歷有關；而後者為說話人或聽話人對特定語言或方言的實用價值和社會地位的理性評價，雖然是主觀的，但實際上受到社會輿論的影響，如該語言的使用功能及附加給說話人的社會地位。祁進玉(2008)則認為個人的語言態度可能與社會的語言態度不同，甚至互相矛盾。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語言認同涉及了語言學、社會學、心理學等多方面領域，不可忽視任何一方而從單一要素來定義什麼是「語言認同」。從語言學來看，語言是人們進行溝通的工具，從社會學來看，語言是文化的象征。認同是指對某一事物持有肯定的態度，語言認同則是對某一種語言的肯定，在這種肯定的態度中隱含了這種語言為自己身份象征的意願。「語言」和「認同」不可分開而論，從語言的使用中能夠反映出語言意識和語言態度，甚至有著對自己身份從屬於該語言背景的一種認可，這樣的心理狀態很大程度上與外界實時的社會和文化因素有著密切的聯繫。

語言認同所表現的更多為一種心理狀態，因此多位學者認為語言態度是語言認同中最為重要的要素。它是個人對於一種語言的肯定，甚至有著對於自己身份從屬於該語言背景的一種認可。而這樣的心理狀態很大程度上與外界實時的社會和文化因素有著密切的聯繫，故而影響著語言態度、語言使用和語言意識等。而這三者實質上是個人對於某種語言的工具性和意識形態的看法，一是認可語言的實用性，通過使用該種語言能給使用者帶來回報；二是肯定使用該種語言群體背後的社會價值觀、文化，並接受自己為該群體中的一員。

3 ·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採用問卷調查法，量化分析香港本地大學生的語言使用情況與語言態度，並分析背後的原因。

3.1 調查問卷的設計

問卷由兩部分組成，共計 60 道題。第一部分為個人基本情況，包括：性別、年齡、年級、接受中學教育的地點與授課語言、父母的基本背景等；第二部分為語言認同情況，包括語言使用及選擇、語言態度兩大方面。其中，「語言使用及選擇」

綜合參考了 Wang & Ladegaard(2008)、徐明輝(2016)的研究設計，主要包括：被試者粵普英三種語言的熟悉程度與語言能力、在家庭、學校、社會等不同場合的語言使用情況，以及被試的語言使用傾向；「語言態度」的部分則綜合參考了陳松岑(1999)、徐大明(2004)、Lai(2013)的研究設計，包括：情感認同、社會地位、實用性三大感情態度維度；功能取向、綜合取向兩大理智態度維度。

被試者需根據個人對每道題目的認同程度，透過李克特五度量表(Likert Scale)選取適合自己情況的進行量化評分。認同程度從 1 分到 5 分共分為 5 個評級，3 分以上表示正向評價，分數越大正向評價越高，反之同理。

本文選擇上述前人研究作為問卷參考的原因有以下兩點：首先，上述研究問卷的設計對象主要以粵方言地區被試者為主，對於本次設計有較大的指導作用；其次，查閱上述研究，問卷的信度指標克隆巴赫值(Cronbach Alpha)均達 0.7 或以上，能為本次研究提供具有良好信度的問卷參考並進行有效的進一步討論。

3.2 被試的設定與問卷收集

香港作為英國曾經的殖民地，殖民政府一直以來都重視英語，強調英語的功能性。作為國際化大都市，香港一直吸引著海內外眾多人到此就學、工作，英語更成為個人競爭力的重要條件。隨著回歸以後，中港之間的交流不斷增加，中國國力不斷增強，普通話在香港的地位也在不斷增強，不少中小學甚至將良好的普通話能力作為招聘指標。

本研究將 18 歲以上的、以粵語為母語的香港本地在校大學生作為研究對象，是因為「兩文三語」政策自 1997 年提出並推行以來，至今已二十餘載。現時香港在校本地大學生絕大部分都是在這一政策推行下成長。在此政策推行以及社會大環境中長大，這一類香港本地的大學生對於三種語言在香港的地位是最具有話語權，也最具代表性的。而選取香港教育大學的在校學生作為此次研究的對象範圍，一部分是因為收集問卷之方便，另一部分是因為作為一所專注教育的高校，香港教育大學所有學生在校期間都要完成 IELTS 考試(International English Language Testing System)和普通話水平測試的通關考試，相較於其他學校，也有更多的機會接觸到英語和普通話，例如在中小學的實習，更加了解三種語言在現時教育界中的地位。同時，高校大學生是社會主要「發言人」，他們的思想普遍活躍，語言能力和運用也較為成熟，語言的學習能力和創新能力強，是最能體現社會語言競爭的整體狀態(李宇明，2016)。

本研究於 2019/2020 年度進行，問卷收集於 2020 年 3 月至 4 月間完成，以隨機抽樣的方法進行，以互聯網在線問卷及街頭問卷兩種形式派發。預期收回 250 份問卷，最終共回收到 265 份問卷，其中有效問卷 253 份。12 份無效問卷中，2 人在查看研究相關信息後決定拒絕參與本次研究，另外 10 人則是因為母語不是粵語(其中 8 人母語為普通話。2 人母語為英語)而未參與本次研究。

3.3 調查問卷的信效度檢測

根據吳明隆(2011)，信度分析是指對某測驗或量表所測量的結果分數是否是可信賴的分析方法。為了了解問卷的可靠性，常用的信度分析方法為「Cronbach α 」係數， α 係數是代表內部一致性、試題之間的關聯程度的函數。一般而言，一份可靠的量表或問卷至少需具有 .70 以上的信度係數值，才表示有較高的信度及使用價值， α 越高，內部一致性越好。本文利用 SPSS 26.0 系統對粵語、普通話、英語的語言使用及語言態度量表的內部一致性進行分析，結果顯示本問卷 Cronbach's α

為.886，根據理論和分析結果，本問卷內部一致性較高，通過信度檢驗，是值得信賴的。

效度則是指一份問卷或量表能夠檢測到該問卷所預期(心理或行為特質)的何種程度，通常是查看問卷題目的設計是否具有科學合理性。一般分為內在和外在兩種，前者指研究敘述的正確性與真實性；後者指研究推論的正確性(吳明隆，2011)。根據 SPSS 26.0 系統分析，結果顯示本問卷 KMO 值為 $.790 > .6$ ，通過了巴特球形檢定，說明本研究數據具有較好的結構效度水平。

3.4 被試的基本情況

此次收集到的 253 份有效問卷中，如表 1 所示，男性被試者有 82 名，佔總數的 32.4%，女性被試者較多，達到 171 名，佔總數的 67.6%。由於教育大學的女性普遍較多，此次性別上的結果差異也在預期之中。其次，參與本次研究的主要年齡分佈在 18-23 歲之間，佔總數的 85.3%(39.1%+46.2%)，與「兩文三語」政策實施的時間有著高度的重合。

表 1：被試者的性別及年齡組

性別	年齡組				
	男	女	18-20 歲	21-23 歲	24 歲及以上
人數(N=253)	82	171	99	117	37
百分比(%)	32.4	67.6	39.1	46.2	14.6

在收集到的有關被試者中學背景中(表 2)，絕大部分在香港接受中學程度的教育，共 248 人，佔總數的 98%，極少數在中國內地接受中學教育，僅有 5 人，佔總數的 2%。在查閱問卷後發現，也正是這 5 人選擇了中學主要教學語言為普通話。可以看出，在香港接受中學程度教育的被試者中，中學主要教學語言為粵語(56.5%)以及英語(41.5%)，沒有人的中學主要教學語言為普通話。

表 2：被試者中學教育背景資料

中學所在地	中學主要教學語言				
	香港	中國內地	粵語	英語	普通話
人數(N=253)	248	5	143	105	5
百分比(%)	98.0	2.0	56.5	41.5	2.0

同時，如下表所示，在第一部分基本信息中也設計了詢問被試者有關父母背景的相關題目，包括父母的母語、學歷以及對學習普通話和英語的態度等。整體來說，被試者父母的母語主要以粵語為主，佔整體的 80%以上(89.3%以及 82.6%)，少量普通話和其他方言，如閩南客家話、潮汕話等。學歷方面(表 4)，大部分的父母最高學歷為中小學程度，尤其母親一方的比例更為顯著達到 84%，父親一方中小學學歷雖達到整體的 77.5%，但相較來說，本科以上學歷佔比更多，所佔比例達到了 16.6%(12.3%+4.3%)，而母親一方只有 11.1%(7.9%+3.2%)。

表 3：父母的母語

	父親			母親		
	粵語	普通話	其他方言	粵語	普通話	其他方言
人數(N=253)	226	13	14	209	25	19
百分比(%)	89.3	5.1	5.5	82.6	9.9	7.5

表 4：父母的學歷

	父親				母親			
	中小 學	副學士 /高級 文憑	本科	碩士及 以上	中小 學	副學士 /高級 文憑	本科	碩士及 以上
人數 (N=253)	196	15	31	11	213	12	20	8
百分比(%)	77.5	5.9	12.3	4.3	84.2	4.7	7.9	3.2

4 · 數據分析和討論

4.1 語言使用與選擇

4.1.1 語言使用情況

「能使用的語言」在問卷中的解釋為能在一定程度上掌握某種語言，能夠在生活、學習、工作中自如地運用，以完成某種特定的功能性目標(徐明輝，2006)。根據描述性數據分析的結果顯示，如下表，以粵語為母語的香港教育大學學生被試者中能使用普通話的比例為 92.5%(11.1%+79.4%+2%)，能使用英語的比例為 94.5%(11.1%+79.4%+4%)，大部分被試者能同時使用粵普英三種語言，所佔比例達到 90.5(11.1%+79.4%)，只有少部分被試者不能同時使用粵普英三種語言，甚至有 3.6% 的人只能說粵語一種語言。

表 5：能使用哪種語言

	三種及以上	三種	兩種	一種	合計 (N=253)
	粵/普/英/其他 方言	粵/普/ 英	粵/普	粵/英	粵
人數	28	201	5	10	9
百分比(%)	11.1	79.4	2.0	4.0	3.6
					100.0

同時，本研究將被試者在日常生活不同場景中的語言使用頻率進行比較，從表 6 可以明顯看出，不管是家庭環境還是校內校外的場合，粵語是絕對的交際語言，三種場合的經常使用率均超過 98%。除粵語外，在學校場合和其它公共場合中，英語的使用頻率則遠超普通話。

表 6：語言使用情況

	粵語		普通話			英語		
	經常	偶爾	經常	偶爾	從不	經常	偶爾	從不
在和家人溝通時使用	99.2	0.8	4.3	20.6	75.1	3.2	36.4	60.5
在和同學/老師溝通時使用	98.4	1.6	6.3	54.5	39.1	35.2	57.3	7.5
在日常生活中（除家庭及學校場合）溝通時使用	99.6	0.4	6.3	50.6	43.1	13.8	71.5	14.6

注：表格中數據均以百分比(%)為單位

除不同場合語言使用頻率的問題之外，本研究還設計了一題有關是否願意只說一種語言的假想題，詢問被試者在撇開現實考慮之下，是否願意只使用粵普英中的某一種語言。結果如表 7 所示：粵語作為被試者的母語，也作為香港的強勢語言，絕大部分的人都選擇願意只說粵語，問其原因，除了因為使用方便之外，保護、傳承粵語和本土文化是眾多被試者提到及考慮的因素；而選擇不願意只說粵語的被試者中，大部分都表示因為粵語不是國際語言，相對來說英語則更加實用，也有少部分被試者指出對於生活在香港這一國際化社會的人，若只使用一門語言太過狹隘(附錄第 26 題)。

值得注意的是，有不少被試者願意犧牲自己的母語，轉而選擇英語作為唯一溝通語言，所佔比例達到 66.8%。相反，不願意選擇普通話的則更多，所佔比例達到 74.7%。在問卷中，選擇不願意使用普通話的被試者，大部分表示因為普通話不是母語，覺得難或不喜歡，也有少數人表示因為地域或政治原因，對普通話產生了抵觸心理，更害怕因為說普通話而被標籤「中國人」的身份(附錄第 28 題)。而同樣不是被試者母語的英語，卻有很多人選擇「願意」。

表 7：撇開現實考慮下的語言使用偏好

	願意	不願意	不知道	合計(N=253)
粵語	88.9	5.9	5.1	100.0
普通話	7.5	74.7	17.8	100.0
英語	66.8	17.0	16.2	100.0

注：表格中數據均以百分比(%)為單位

4.1.2 語言使用傾向

此部分利用單因素 ANOVA 檢驗對三種語言進行兩兩比較。結果顯示三種語言的使用情況之間具有顯著的差異($F=947.429$ ， $p<0.05$)。

由平均值差異可看出，當粵語與普通話和英語比較時，平均值差異皆為正(14.4427 和 9.1383， $p<.05$)；當普通話與粵語和英語比較時，平均值差異皆為負(-14.4427 和 -5.3043， $p<.05$)，可得知，粵語的使用傾向最高，普通話的使用傾向最低。而當英語與粵語和普通話相比較時，英語與粵語的平均值差異為負(-9.1383， $p<.05$)，英語與普通話的平均值差異為正(5.3043， $p<.05$)，由此得知，英語的使用

傾向大於普通話而小於粵語。綜上所述，香港本地大學生對於粵普英三種語言的使用上更傾向於粵語，其次為英語，普通話最次。

表 8：粵普英三種語言的使用傾向

分組	分組	平均值差異	標準誤	顯著性
粵語	普通話	14.4427	.3357	.000
	英語	9.1383	.3357	.000
普通 話	粵語	-14.4427	.3357	.000
	英語	-5.3043	.3357	.000
英語	粵語	-9.1383	.3357	.000
	普通話	5.3043	.3357	.000

4.2 語言認同

在上一段的數據分析中陳述了有關被試者對於粵普英三種語言的使用偏好，然而對於三種語言的認同態度又是如何呢？對於這一問題，本研究同樣透過問卷進行了訪問和比較。在問卷的設計中，根據王遠新(2002)的理論，本問卷將「語言認同」分為感情態度和理智態度兩大維度。其中感情態度主要包括「情感認同」、「社會地位」、「實用性」三大方向，這些往往與個人的成長經歷、語言環境、文化傳統等方面相關；而理智態度中則包括「功能取向」、「綜合取向」兩大方向，這屬於語言的未來學習動機，雖然同樣是個人的主觀評價，但實際上賦予了語言的功能意義與實用價值，被試者往往需要理智看待此部分方能作出評價。接下來本文將對每一個維度進行分析和比較。

4.2.1 感情態度

4.2.1.1 情感認同

表 9 是被試者對於粵普英三種語言在情感認同方面的態度對比，根據單因素 ANOVA 檢驗結果顯示，其差異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性($P<0.05$)。比對各項平均值，可以看出從「好聽」到「禮貌」六個選項中，不論哪一項粵語的得分都是最高，英語其次，普通話最低。從而可知，香港本地大學生在聽到粵普英三種語言的主觀感受上，整體上都對粵語有著明顯的好感，特別是在「親切」一項($M=4.6087$)，作為母語為粵語的香港本地大學生對於粵語有著絕對的親切感。而英語在「好聽」一項中也獲眾多被試者選擇($M=4.0119$)，普通話雖同樣在「好聽」一項中的均分最高($M=2.5217$)，但整體上與粵語和普通話相比仍有較大的距離，在「信賴」一項中的均分最低($M=2.2174$)。

表 9：情感認同之平均值±標準差

組別	好聽	親切	友善	信賴	開放	禮貌
粵語	4.4980± 0.7162	4.6087± 0.7190	4.3992± 0.8181	4.4901± 0.7643	4.4743± 0.7588	4.1818± 0.8766
	2.5217± 1.1324	2.3439± 1.1358	2.4229± 1.1577	2.2174± 1.0857	2.2530± 1.0944	2.4704± 1.1969
英語	4.0119± 0.8042	3.6403± 0.9135	3.7075± 0.8553	3.6008± 0.9442	3.8617± 0.8455	3.7589± 0.8505
F	329.611	371.070	278.469	375.035	401.498	206.259

P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傾向	粵>英>普	粵>英>普	粵>英>普	粵>英>普	粵>英>普	粵>英>普

4.2.1.2 社會地位

表 10 是被試者對於粵普英三種語言在社會地位方面的態度對比，根據單因素 ANOVA 檢驗結果顯示，各項差異均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性($P<0.05$)。比對各項平均值，可發現不同於情感維度的一致性，在社會地位中，香港大學生普遍認為英語在「富裕」、「有權威」、「有競爭力」方面有著比粵語和普通話更高的評價，其中「有競爭力」一方英語與其他兩者之間有著較大的懸殊，說明在香港本地大學生心目中普遍認同掌握英語的人士在社會中有著更強的競爭力；而粵語則是在「優雅」、「有文化」、「有身份」、「有素質」方面有著高於其他兩者的認同。雖然普通話在各項中的均分都不高，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有文化」、「有素質」兩項中，普通話的均分都略低($M=2.2885$ 、 $M=2.1779$)，可能與平時媒體發出的有關旅客的不文明行為等新聞有關；「有競爭力」是普通話所有項目中均分最高的($M=2.7115$)，這或許與近年來中港交流不斷增加，來自內地的人才不斷選擇香港求學、工作有關，香港本地人逐漸開始重視普通話在香港的地位。

表 10：社會地位之平均值±標準差

組別	優雅	富裕	有文化	有權威	有身份	有素質	有競爭力
粵語	4.2332± 0.8711	3.9091 ±0.9938	4.2648± 0.8434	3.9684± 0.9548	4.2885± 0.8682	4.2925± 0.8366	4.0632± 0.9364
普通話	2.5178± 1.1254	2.6008± 1.1490	2.2885± 1.0540	2.3913± 1.0583	2.3399± 1.0888	2.1779± 1.0177	2.7115± 1.1614
英語	4.1225± 0.7848	3.9605± 0.8300	4.1107± 0.8040	3.9802± 0.8794	3.9684± 0.8631	3.9763± 0.8064	4.2925± 0.8125
F	264.851	150.402	371.493	226.016	308.741	413.895	191.962
P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傾向	粵>英>普	英>粵>普	粵>英>普	英>粵>普	粵>英>普	粵>英>普	英>粵>普

4.2.1.3 實用性

下表是被試者對於粵普英三種語言在實用性方面的態度對比，根據單因素 ANOVA 檢驗結果顯示，各項差異均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性($P<0.05$)。比對各項平均值，可以看出作為香港人的母語，粵語在香港本地人心目中是最實用的語言，生活中使用粵語對本地人來說是最方便、最有用的。英語其次，雖然整體比不上粵語，但在「用處多」一項中的均分很高，達到 4.4111。普通話整體上的均分依舊不高，特別在「方便」一項中，僅 2.5138。

表 11：實用性之平均值±標準差

組別	用處多	方便	容易
粵語	4.6087±0.6370	4.7470±0.5187	4.6798±0.5945
普通話	2.7273±1.1307	2.5138±1.1077	2.8775±1.1430
英語	4.4111±0.7949	3.8379±0.9644	3.4427±1.0809
F	350.296	394.554	228.055
P	.000	.000	.000

傾向

粵>英>普

粵>英>普

粵>英>普

4.2.2 理智態度

上半部分闡述了香港本地大學生在基於個人的成長經歷、語言環境等方面的考慮下，對於情感、社會地位、實用性三方面的語言態度。但語言態度不僅僅包括以往生活經驗的積累和影響，還應包括對於未來有怎樣的主觀意識和預期去掌握該語言帶來的改變(Gardner, 1972；喻寶華等，2016)，根據這一說法可將語言態度大致分為兩大方向，一為「功能取向」，二為「綜合取向」。

「功能取向」是指學習者希望通過學習某種語言來爭取到個人在社會或經濟上的利益或目的(Gardner, 1972；喻寶華等，2016)。例如希望增強自身的競爭力，通過某權威考試等，這一類雖與上述中「社會地位」、「實用性」有相似的部分，但其側重點不同，一是側重於個人以往的經驗認知，一是對於個人的未來發展、取向的預期；而「綜合取向」是指學習者希望通過語言的學習來了解、接近該種語言的社會文化，或希望個人能夠被他人所接受，成為該語言使用群體的一員(Gardner, 1985；喻寶華等，2016)。這一取向的學習者大多是對於所學語言的文化背景有著較正面的態度或歸屬感。

這一觀點其實亦代表著被試者是否有學習動機去接觸某種語言(喻寶華等，2016)。若被試者對於某種語言的功能和綜合取向方面的評分並不高，則可能對於該種語言持負面態度，對學習該種語言的學習動機低，認同態度自然就低，反之同理。正如侍建國(2015)等所提到，語言有著功能和代表其文化形象的作用，是社會地位的象征，在香港這一注重實際利益的社會，港人對更具有經濟價值和潛能的事物敏感，所以港人自然更傾向學習和使用能夠代表更加高的社會地位的語言。

4.2.2.1 功能取向

下表是被試者對於粵普英三種語言在功能取向維度的態度對比，根據單樣本 T 檢驗結果顯示，各項差異均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性($P<0.05$)。從數據可見，被試者對於英語的功能取向平均值最高($M=4.5672$)，大大高於粵語($M=4.0764$)和普通話($M=2.6887$)。被試者更認同在香港社會中，英語能夠帶給個人更加好的升學、就業機會，並在未來有高度的學習動機和興趣去掌握英語。而反觀普通話，則不被普遍認同能夠幫助取得更好的升學和就業機會，學習普通話的動機也較低。在本地大學生心目中，普通話在香港社會的功能地位與英語、粵語之間還有較大的差距。

表 12：功能取向

	平均值	T	Sig.	標準差
粵語-功能取向	4.0764	33.901	.000	.7396
普通話-功能取向	2.6887	3.859	.000	.7779
英語-功能取向	4.5672	53.266	.000	.6173

4.2.2.2 綜合取向

表 13 是被試者對於粵普英三種語言在綜合取向維度的態度對比，根據單樣本 T 檢驗結果顯示，各項差異均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性($P<0.05$)。從數據可見，被試者對於粵語的綜合取向平均值最高($M=4.7794$)，大大高於英語($M=4.0229$)和普通話($M=2.4438$)。被試者對於粵語使用群體更具有歸屬感，也高度認同粵語所代表的社會文化。英語其次，說明被試者對於英語的學習有著較正面的態度，也對於英語使

用者有著一定的好感。相對比，普通話在被試者心目中的學習動機很低，大部分均表示不喜歡普通話使用者，也不認同普通話所代表的社會文化。

表 13：綜合取向

	平均值	T	Sig.	標準差
粵語-功能取向	4.7794	74.074	.000	.4894
普通話-功能取向	2.4438	-1.116	.000	.8009
英語-功能取向	4.0229	34.065	.000	.7111

4.3 影響語言認同的潛在因素

了解到香港本地大學生對於粵普英的語言認同傾向之後，繼續探究影響這種認同傾向的背後原因。根據前人的研究和問卷設計，本文假設潛在的因素有家庭因素，包括父母的學歷、母語以及父母對學習原因的態度；所接受的不同的中學授課語言以及社會運動因素(特指於 2019 年發生的「反送中」運動)。接下來本文將通過線性回歸分析的方式，分別檢驗上述因素對於粵語、普通話及英語的影響是否存在相關意義。

4.3.1 粵語

表 14 是上述潛在因素中與粵語認同態度具有統計學意義的選項列表($p < .05$)。可以看出，家庭因素和社會因素與香港大學生對於粵語的認同態度最為相關。在家庭因素裡，父親是否支持孩子學習英語的態度與被試者對粵語認同態度呈正相關，相關係數為 $r = .157^{**}$ ；社會因素方面，在社會運動之後，粵語認同態度的正相關係數最高，達 $r = .209^{**}$ ，英語同樣為正相關，而普通話為負相關($r = -.184$)，即在社會運動之後，被試者對於粵語和英語的認同態度增強，其中粵語最強，而對普通話的認同態度降低。整體而言，香港本地大學生對於粵語的認同態度較穩定，認同程度頗高，家庭及社會運動兩方面對其也呈現出積極的影響，而中學授課語言的影響甚微，不因其不同而有所差異。

表 14：影響因素與粵語態度的相關性(<.05)

影響因素	Pearson 相關性	顯著性(雙尾)	N
父親對學習英語態度	.157**	.012	253
社會運動後對粵語態度	.209**	.001	253
社會運動後對普通話態度	-.184**	.003	253
社會運動後對英語態度	.131*	.037	253

注：(1) **.相關性在 0.01 層級上顯著(雙尾)

(2) *.相關性在 0.05 層級上顯著(雙尾)

4.3.2 普通話

表 15 是上述潛在因素中與普通話認同態度具有統計學意義的選項列表($p < .05$)。可以看出，家庭、中學授課語言以及社會因素均對香港本地大學生的普通話認同態度產生一定的影響。家庭因素中，父母對孩子學習普通話的態度與被試者的普通話認同態度呈正相關，父母越支持孩子學習普通話，孩子對普通話的認同態度則越高。同時，與父親的學歷之間也存在著顯著性的正相關，父親的學歷越高，孩子對普通話的認同態度就越高；中學授課語言因素中，若被試者的中學授課語言為普通話，

則對普通話的認同態度越高；社會因素中，社會運動後對粵語與被試者對普通話的認同態度呈負相關，對普通話的態度與被試者對普通話的認同態度呈正相關，說明在社會運動之後，對於粵語的態度變化越趨於正向，則對普通話的認同態度越低，反之同理。

表 15：影響因素與普通話態度的相關性(<.05)

影響因素	Pearson 相關性	顯著性(雙尾)	N
父親對學習普通話態度	.350**	.000	253
母親對學習普通話態度	.325**	.000	253
父親學歷	.181**	.004	253
中學語言為普通話	.281**	.000	253
社會運動後對粵語態度	-.255**	.000	253
社會運動後對普通話態度	.481**	.000	253

注：**.相關性在 0.01 層級上顯著(雙尾)

4.3.3 英語

表 16 是上述潛在因素中與英語認同態度具有統計學意義的選項列表($p<.05$)。可得知影響到被試者對英語認同態度的因素有家庭和社會運動兩方面因素：在家庭因素方面，父母越支持孩子學習英語，被試者對英語的認同態度則越高；在社會因素方面，大學生在經歷社會運動之後，與對英語的態度呈正相關，而對普通話的態度呈負相關，即被試者在社會運動之後對普通話的態度越趨於正面，則對英語的認同態度越低；而對英語的態度越趨於正面，則對英語的認同態度越高，說明在社會運動之後，香港本地大學生對於英語和普通話的態度呈矛盾的狀態，但整體而言，社會運動對於被試者的英語認同態度有著正向的影響，對普通話則有著負向的影響。

表 16：影響因素與英語態度的相關性(<.05)

影響因素	Pearson 相關性	顯著性(雙尾)	N
父親對學習英語態度	.264**	.000	253
母親對學習英語態度	.251**	.000	253
社會運動後對普通話態度	-.128*	.042	253
社會運動後對英語態度	.256**	.000	253

注：(1) **.相關性在 0.01 層級上顯著(雙尾)

(2) *.相關性在 0.05 層級上顯著(雙尾)

4.4 討論

本文在審視和分析了香港大學生對於粵普英三種語言的語言使用、語言態度及背後的潛在影響因素之後，有以下發現：

在語言使用方面，研究顯示受訪學生對於粵普英三種語言的使用上更傾向於粵語，其次為英語，普通話最次。在日常生活不同場景中的語言使用頻率比較中可以看出：不管是家庭環境還是校內校外的場合，粵語是絕對的交際語言，三種場合的經常使用率均超過 98%。在學校場合和其它公共場合中，英語的使用頻率遠超普通話。這可能是因為在大學內，除開粵語之外，多數專業都以英語作為教學語言，學生也多半使用英語與老師進行溝通、完成個人論文以及小組報告；另一方面，香港的國際化程度較高，英語在日常生活場合中的使用率也頗高。特別的是，問卷中問

道若不考慮現實因素是否願意只說粵普英中的其中一種語言，結果顯示有超過半數(66.8%)的被試者都願意選擇英語作為唯一的使用語言，究其原因，大部分人都站在了其社會功能和地位的角度，認為英語是國際通用語言，可以在世界範圍內使用，對自己的未來發展更加有利(附錄第30題)。這可能源於香港作為曾經的英國殖民地和當今的國際都市，相較於粵語和普通話，英語在香港學生的心目中有著相對優越的社會地位(喻寶華，2016)。教育學者就曾指出英語一直作為學術交流語言頂端的存在，英語國家具備世界上最完備的學術系統和科研人員，論文等學術寫作均以英語為官方語言而進行，故而英語擁有著不可取代的優勢(喻寶華，2016)。被試者作為高等教育中的一員，不難理解其對於高學術成就和頂尖學術圈的嚮往。

語言認同方面，整體而言，香港本地大學生對於粵語有著最為高度和穩定的認同態度，英語其次，普通話最低。香港大學生不論從情感上，還是語言的實用性上都更加偏向於粵語，同時，對於粵語所代表的社會文化有著高度的認同感。粵語在香港本地大學生心目中擁有著不可撼動的地位，大學生對其有著保護和傳承粵語及本土文化的責任感。但在社會地位以及功能取向兩方面，英語的評分不低，部分選項如「富裕」、「有權威」、「有競爭力」更是超過粵語，綜合這三類社會地位的選項與功能取向的得分可以看出，本地大學生非常看重英語的功能性，重視並且希望通過掌握高水平的英語來換取更加好的經濟及生活水平。這或許本地大學和就業市場的對於高英語能力的明確錄取規定有關：現如今，香港各大高校的入學和畢業均有著相應的英語水平要求，以及高薪水的工作一般都會要求高水平的英語口語及書寫能力，這些無形之中均抬高了英語的社會地位(喻寶華，2016)，令本地大學生，特別是面臨升學、就業的學生認為高水平的英語能力即代表著更多更好的升學、就業、出國的機會，可以獲得更高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回報(單韻鳴，2018)。逐漸地，英語的功能性更被大學生認可，肯定了其在香港社會中的重要地位，並有較高的動機希望通過掌握英語來或許更高的升學和就業機會。而普通話不論是在感情態度還是理智態度上，在本地大學生心目中都不肯定長時間以來普通話在香港的發展成果以及未來的發展趨勢。這或許與近年來不時傳出關於內地的負面新聞有關，如食品安全、電信詐騙等，在香港大學生的心目中對普通話使用者產生了刻板的負面印象(喻寶華，2016)。相較於粵語和英語，普通話若想在香港受到大學生普遍的認可，仍有很長的路需要走。

影響上述語言認同態度的潛在因素，本文分為了家庭、中學授課語言及社會運動三方面。家庭因素中，不同於以往的研究，在本研究中父母的母語對於被試者的粵普英認同態度沒有顯著性意義的影響，父母學歷也僅存在著局部的影響，結果顯示，僅父親的學歷對於孩子普通話的認同態度存在正面的影響。過往也有一些研究發現(喻寶華，2016)，父母的學歷越高，則孩子對非母語的語言態度則越正面。為何僅對普通話的語言態度存在正面相關，而與英語之間無明顯關聯，根據喻寶華(2016)的分析，這可能與香港人普遍重視英語的社會風氣有關，不論父母的學歷高低，大學生均能夠認識到英語對於其自身發展的重要性，自然的偏向英語在香港的社會地位並希望通過學習英語來增強自身競爭力；反而父母對於語言學習的態度有著一定的影響：父母若更支持某一種語言的學習，則孩子對該語言的認同態度更加正面。Mo&Singh(2008)的研究就曾指出父母對孩子的語言學習期望能直接鼓勵孩子的語言學習和參與，並能夠提升其語言成績。徐大明(2000)也提到父母的語言能力、語言態度等都對於兒童的語言發展有著明顯的關係，父母的榜樣作用對於兒童語言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家長越支持孩子學習某種語言，孩子則更加有學習動機和動力，對孩子接觸該語言和語言能力、語言認同都起到積極地促進作用(沈椿萱，

2017)。所以，不難發現在本研究中，若父母對被試者學習英語或普通話的態度越正面，被試者對於英語、普通話的認同態度也更加正面，父母長期的引導、支持與持續灌輸都對孩子的語言價值觀和學習動力有著緊密的關聯。

中學授課語言方面，其對於被試者粵語、英語的認同態度無明顯影響，但在普通話方面有著正向的影響。若被試者的中學授課語言為普通話，則對普通話有著正面的認同態度。但前文提到過，選擇中學授課語言為普通話的被試者，均在中國內地接受中學教育，故對普遍在香港接受中學教育的大學生來說，研究意義不大。而選擇在香港接受中學教育的被試者，其語言認同也較固定，不受授課語言的影響，這一結果與相鄰的同樣為多語言環境的澳門有著一定的相似度，雖然學生對中學授課語言會有一定的親切感，但就如同王銘宇和劉鴻勇的研究(2017)所示，被試者整體語言態度會更趨向從現實的語言社會地位和個人利益來做考量。

社會運動方面，在對研究香港人的粵語使用與社會身份認同中曾有學者指出(趙志裕、溫靜和譚儉邦，2005)：當群體所認同的社會身份受到攻擊或威脅時，群體內的人會在思維或行動上捍衛該社群的聲譽，他們或在思想上肯定該社群共有的特徵和價值，或以具體行動還擊。當社會運動發生時，不可否認，作為社群共有的特征和價值，以及具備身份認同的語言，很大程度上會受到影響，在多語言環境的香港社會更是如此。近年來，「佔中」、「反送中」等矛頭直指中國內地的社會運動發生後，粵語和普通話兩種語言則出現了正面較量，更甚至出現了身份認同上的轉變。因為不同於中國其他方言，粵語和普通話同樣具備構建民族身份認同的作用(陳永傑，2015)。所以在問卷中詢問被試者在「反送中」運動後對粵普英三者的認同態度變化顯示，普通話一直處於負相關狀態，即「反送中」運動之後，被試者普遍對普通話的認同態度下降，而相反對粵語的認同態度有所上升(表 17)。以及在身份認同上也出現明顯差異(表 18)，可以看出絕大部分人對「香港人」的身份更加認同，對於中國人的身份認同甚至不足一成(1.6%+8.3%)。

表 17：在「反送中」運動後對粵普英三者的態度變化

	變好	變差	無變化
粵語	66.0	0.8	33.2
普通話	1.6	37.5	60.9
英語	23.3	0.8	75.9

注：表格中數據均以百分比(%)為單位

表 18：身份認同情況

	香港人	中國人	中國香港人	其他(沒想過)
人數(N=253)	227	4	21	1
百分比(%)	89.7	1.6	8.3	0.4

5 · 總結

5.1 結論

總的來說，在基於對香港教育大學本地大學生的研究下，本文有以下發現：一、語言使用現狀方面，在「兩文三語」政策的實行下，大部分學生都能夠只用粵普英三種及以上的語言。雖然在任何場合下粵語都佔據著交際主導的地位，但學生會根據現實場合的需要來轉變語言的使用。可若撇開現實因素，過半的學生會選擇犧牲

自己的母語，轉而選擇英語作為唯一的語言。二、語言使用傾向方面，香港本地大學生對於粵普英三種語言的使用上更傾向於粵語，其次為英語，普通話最次。三、語言認同態度傾向方面，香港本地大學生對於粵語有著穩定的認同態度，但在社會地位、功能性上更傾向於對英語的認同，而普通話不論在哪方面，大學生對其認同態度均為三者中最低的一類。四、影響語言認同的潛在因素方面，整體而言，中學授課語言對語言認同沒有影響；家庭因素方面，父母的母語、學歷對語言認同也無明顯影響，但父母的態度有著一定的作用，父母的態度越支持，孩子對某種語言則更認同；社會因素方面，「反送中」運動對於粵語、英語、普通話的認同均有著顯著的影響，這說明「反送中」運動後，粵語群體的人更加會通過認同粵語及其文化，甚至認同英語及其文化來達到對普通話及其文化的反擊(因「反送中」是針對中國內地為背景的社會運動)。

受限於收集問卷的地點和時間，本次問卷無法達到相對持平的性別比，女性被試者成為了本次問卷的主要來源，這或許對於本次問卷的結果有一定的影響；另一方面，影響語言認同態度的因素是複雜的、多方面的，本次研究僅僅假設了家庭、中學語言、社會運動三種變量因素，這對於語言認同態度的研究是有所局限性的，例如「被試者所就讀的專業」對於語言認同態度的影響。過往研究中少有直接研究不同專業對於粵普英三種語言態度的影響，但根據陳君楣(2006)對菲律賓華校中不同專業對中、英、非語言態度的研究發現、張娟(2011)對於不同專業的大學生與英語語言態度之間的研究發現等可以知道，不同專業對於語言態度是有顯著影響的。在本研究中，本文並未研究不同專業對粵普英語言態度進的影響。因此，對於本研究主題，未來還有更多的側重點可以進行深入的、全面的探討。最後，態度並不是一成不變的，使用傾向、語言認同這些完全受個人主觀意識支配的事物會隨著人們對外部世界的認知變化而變化，不同時間、不同背景下的研究結果或許不盡相同、甚至相差甚遠。

5.2 建議與未來展望

基於上述的研究結果，本部分將主要圍繞如何提高普通話在香港本地大學生心目中的認同態度為主，有以下幾方面：

5.2.1 個人需樹立、政府應鼓勵多元的文化價值觀

本研究發現，在 2019 年的「反送中」運動之後，多數人對於普通話、普通話使用者及普通話所代表的文化有了負面的態度。而作為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大學生，理應基於「語言公平」的原則，尊重每一種語言的意義與價值。放棄語言的純粹主義，擁抱語言的多元並尊重每種語言的使用者，沒有人應因其語言選擇而受到詆毀、歧視(李楚成，2020)。有學者也曾表示(蘇政傑，2011)：若以強勢語言粵語為母語的本地人持續對普通話持負面態度，長此以往是不利於普通話發展的。所以，個人應當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念，每一種語言都是平等的，彼此相互尊重、包容。特別是在香港這樣一座開放、現代化的多語言城市。

同時，個人還應清晰認識到掌握多種語言對個人發展，提升競爭力與社會地位的重要性。以普通話為例，隨著當今中國在全球地位的上升，普通話將越來越具備競爭性和經濟性。除母語粵語之外，在掌握英語的同時，掌握高水平的普通話同樣能夠增強自身的競爭力，尋得更佳的升學和就業機會。

5.2.2 父母的正向態度

根據上述討論及以往研究，可以知道父母的態度對孩子語言學習的動機和語言能力有著重要的影響。父母對於孩子學習某種語言的態度和堅持程度、所提供的語言學習資源都能夠增加孩子接觸該語言的機會，對提升孩子對該語言的學習能力和態度都起到了正向的促進作用(沈椿萱，2017)。所以，父母若能夠堅持支持孩子學習粵語、普通話以及英語，甚至其他語言，孩子的語言能力和態度將得到更加全面、鞏固的發展。

5.2.3 學校增加普通話的使用機會

本人在香港中小學都有過一段時間的實習，結合對香港中小學教育的了解，本人認為現在普通話所面臨的問題在於普通話的使用對於中小學學生來講僅限於課堂，甚至僅限於普通話課的課堂和部分以普通話為中文授課語言(*Putonghua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 PMI*)學校的中文科課堂。首先，學校將普通話當做一門外語來教授，令學生對普通話產生了距離感；其次，這一類學校(PMI)本身大多都是為來自內地的學生而設計。因此，對於香港本地學生來說是沒有足夠的機會和時間能夠實際的運用普通話。如此以往，在如今以粵語佔主導地位兼更重視英語的香港社會，香港中小學生會逐漸忽視普通話的重要性，其普通話的語言能力會愈發下降。余京輝就曾指出港式中文的產生其主要原因就是缺少與內地中文體系的接觸交流(劉慧，2013)。所以從校內而言，學校可以採用普通話教授非核心科目，例如藝術類、體育等科目；從校外來講，學校可適當加強與內地的聯繫，例如多組織與內地學校的合作活動，假期的學術實地考察等。

5.2.4 政府應加強對兒童的英語及普通話的語言接觸

過去，政府將大量資源投放到對大專院校學生語言學習的支持當中，而忽略了處在語言學習最為黃金時期的兒童。現實顯示，若學生的語言基礎薄弱，是很難在大學短短幾年之間有質的改變。為了提升本港大專院校畢業生的就業競爭力，大力支持大專院校語言學習的發展無可厚非，但不能忽略兒童對語言的接觸。研究表明(李楚成，2020)，年齡是語言學習成敗的關鍵因素，學前兒童(4~6 歲)和初小兒童(6~8 歲)一般都比成年人有更好的能力學習語言知識。若錯過這一黃金時期，學習成效便會大大降低，所以特區政府也應當加強兒童對學習英語及普通話的接觸機會的支持。

首先，特區政府應當明確幼稚園教育階段的普通話課程指引。根據最新的《幼稚園教育課程指引》(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2017)，當中對於中文(粵語)和英文都有著明確的課程指引，而對於普通話，特區政府並未要求幼兒須接觸和學習，僅是鼓勵學校和教師可以自行根據幼兒背景而展開普通話教學。如此，幼兒的普通話輸入量因應不同學校的課程設計而有著巨大的差異，甚至部分幼稚園未開設普通話課程，因而存在完全沒有普通話輸入的現象(李楚成，2020)。為達到「兩文三語」這一政策目標，特區政府更應當重視語言學習的黃金時期，為幼稚園階段的教育制定清晰的普通話課程指引，方便學校開展相關課程從而增加幼兒對普通話的接觸機會。其次，加大對語言教育的資源投入。例如多媒體教育，將語言和多媒體遊戲緊密結合，讓兒童可以隨時隨地利用多媒體工具接觸不同語言。香港教育大學就曾開展「賽馬會與「文」同樂學習計劃」(2018)，利用粵語和普通話錄製動畫和電子遊戲，藉此培養學生對中國語文及文化的興趣和能力。以此為鑒，特區政府可以資助學校和企業開展多媒體語言學習計劃、語言學習軟件開發等，在增加不同語言輸入的同時，亦培養了兒童對語言學習的興趣。

5.2.5 政府加強對人才引入的支持

陳松岑(1999)曾指出政府的態度往往會對社會的語言態度存在強大的影響。持續引進人才，不論是來自外國還是中國內地，不論目的是來港升學還是就業，加大本地人與英語使用者和普通話使用者的交流是最為實際的方法。任何語言的學習最終都是要付諸於日常的實際使用當中。唯有增強彼此間的交流，增加使用英語、普通話的機會，在以利益為上的香港社會，本地大學生才能保持對英語的認可，增加對普通話的認同，防止由於粵語強勢地位而產生的語言歧視現象。

回歸以來，為了提升香港的競爭力，香港特區政府曾多次推出人才引進計劃。如 2003 年開始實施的「輸入內地人才計劃」、2006 年推出的「優秀人才入境計劃」、2018 年的「科技人才入境計劃」等，以此來吸引高技術人才或優才來港工作和定居。但香港科技大學教授 Naubahar Sharif(2018)的研究表示，香港現有的一些人才計劃本身吸引力不足，只能說略有成效，再加上香港本地人一直擔心受到內地人才的擠壓，社會上對內地人才都有著些許的負面聲音。現時人才吸引政策力度的不足，資助金額、房屋等問題阻礙了人才留港的決心(劉樂庭，2018)，影響了內地人才的引進腳步。若要吸引人才來港，政府更應當向內地甚至全世界開放，加大人才引進的力度，推出更多吸納人才的方案。

5.3 結語

根據特區政府於 2016 年發佈的中期人口統計數據：截止 2016 年，6 至 24 歲的香港學生中，已有超 6 成的人擁有「兩文三語」的能力，更有超 9 成的人能夠同時閱讀和書寫中文及英文。毋庸置疑，「兩文三語」的語文教育政策發展至今，為香港培養了大批能夠流利使用粵語、普通話、英語的人才，這是香港能夠穩定發展、確保其國際地位的重要因素之一。儘管受多方面因素的影響，三種語言在香港社會的地位和發展存在著不小的差異，但相信基於「兩文三語」的語文教育政策，在不久的將來，粵語、普通話、英語三者能夠和平、健康的在國際化的香港社會中共存，不僅語言生活能夠和諧發展，更重要的是能夠促進社會生活的和諧。

參考文獻

一、專書

- 吳明隆(2011)：《SPSS 統計應用學習實物：問卷分析與應用統計》，台北，易習圖書。
- Block, D. (2007). *Second language identities*. London, United Kingdom: YHT Ltd.
- Bucholtz, M., & Hall, K. (2004), *Language and identities*. Oxford, United Kingdom: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 Gardner, R. C., & Lambert, W. E. (1972). *Attitudes and motivation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Rowley, MA: Newbury House.
- Joseph, J. E. (2004). *Language and identities: National, ethnic, religious*. Edinburgh, United Kingdom: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Ltd.
- Heller, M. (2007). *Bilingualism: A Social Approach*. London, United Kingdom: Palgrave Macmillan.
- Xu, D. M., Chew, C. H., & Chen, S. C. (2005). *An Survey of Language Use and Language Attitudes in Singapore Chinese Community*. Nanjing, China: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二、期刊論文

- 陳松岑(1999)：新加坡華人的語言態度及其對語言能力和語言使用的影響，《語言教學与研究》，1，頁 81-95。
- 陳永傑(2015)：語文政策與身份認同----改革開放以來的廣府文化與廣府人，《思想香港》，6，頁 47-62。
- 陳瑞瑞(2016)：普通話在香港語言生活中的定位問題，《語言戰略研究》，4，頁 25-31。
- 方小兵(2018)：當前語言認同研究的四大轉變，《語言戰略研究》，3，頁 22-32。
- 高一虹、蘇新春和周雷(1998)：回歸前香港、北京、廣州的語言態度，《外語教學與研究》，2，頁 21-28。
- 高一虹、吳東英和馬喆(2019)：回歸 20 年後香港與廣州、北京的語言態度比較，《語言文字應用》，2，頁 39-50。
- 黃亞萍和劉曉寧(2008)：語言的認同性與文化心理，《中國海洋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6，頁 78-81。
- 黃行(2016)：論中國民族語言認同，《語言戰略研究》，1，頁 25-32。
- 劉慧(2013)：廣州地區港澳大學生語言態度及語言使用情況調查研究，《暨南學報(哲學社会科学版)》，35(3)，頁 148-153。
- 李宇明(2016)：語言競爭試說，《外語教學與研究》，48(2)，頁 212-225。
- 李瑩亮和李慧(2018)：育才、優才、引才，香港打響科技創新「人才爭奪戰」，《科技與金融》，7，頁 11-27。
- 李楚成和梁慧敏(2020)：香港「兩文三語」格局：挑戰與對策建議，《語言戰略研究》，5(1)，頁 46-58。
- 祁進玉(2008)：全球化與地方性:認同的全球化話語——基于同仁縣「五屯」地區人類學田野調查的個案分析，《青海民族研究》，1，頁 12-17。
- 蘇政傑(2011)：大學生本土語言態度研究：以聯大語傳系為例，《中山人文學報》，31，頁 265-303。
- 盛柳柳和嚴建雯(2015)：語言認同和城市歸屬感研究——基于寧波方言和城市歸屬感的調研分析，《現代語文(語言研究版)》，1，頁 121-123。
- 侍建國和卓瓊妍(2015)：香港的「兩文三語」問題，《中國社會語言學》，1，頁

109-116。

- 侍建國(2018)：港式粵語及其身份認同功能，《語言戰略研究》，3(3)，頁 42-48。
- 沈椿萱(2017)：兒童的漢語保持水平與父母的角色——基於布里斯班五個華人移民家庭的個案研究，《海外華文教育》，1，頁 5-19。
- 單韻鳴和李勝(2018)：廣州人語言態度與粵語認同傳承，《語言戰略研究》，3，頁 33-41。
- 田小琳(2001)：試論香港回歸中國後的語文教育政策，《語言文字應用》，1，頁 73-81。
- 王遠新(2002)：論語言文化的多樣性及其價值，《世界民族》，6，頁 1-10。
- 王遠新(2009)：青海同仁土族的语言认同和民族认同，《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5，頁 106-112。
- 王玲(2009)：言语社区内的语言认同与语言使用——以廈門、南京、阜陽三個「語言社區」為例，《南京社會科學》，2，頁 124-130。
- 王銘宇、劉鴻勇(2017)：澳門的中學授課語言對大學生語言態度的影響，《南開語言學刊》，1，頁 104-113。
- 徐大明(2000)：兒童雙語發展與家庭社會網絡——對新加坡三代同堂雙語家庭的調查研究，《民族教育研究》，增刊，頁 295-301。
- 徐大明(2018)：語言是言語社區的設施——關於「語言識別」和「語言認同」的討論，《外國語言文學》，2，頁 115-128。
- 徐明輝(2006)：廣州青少年語言使用與語言態度調查與分析，《語言文字應用》，3，頁 20-29。
- 楊榮華(2010)：語言認同與方言瀕危：以辰州話方言島為例，《語言科學》，9(4)，頁 394-401。
- 喻寶華、周立、簡漢乾和梁亦華(2016)：兩文三語環境的語言演變：中港學生的語言選用及語言學習動機比較，《中原華語文學報》，17，頁 81-121。
- 趙志裕、溫靜和譚儉邦(2005)：社會認同的基本心理歷程----香港回歸中國的研究範例，《社會學研究》，5，頁 202-227。
- 周明朗(2014)：語言認同與華語傳承語教育，《華文教育與研究》，1，頁 15-20。
- 周慶生(2016)：語言與認同國內研究綜述，《語言戰略研究》，1(1)，頁 72-79。
- Mo, Y., & Singh, K. (2008). Parents' relationships and involvement: Effects on students' school engagement and performance. *Research In Middle Level Education Online*, 31(10), 1-11.
- Wang, L. M., & Ladegaard, H. J. (2008). Language Attitudes and Gender in China: Perceptions and Reported Use of Putonghua and Cantonese in the Southern Province of Guangdong. *Language Awareness*, 17, 57-77.

三、學位論文

- 陳君楣(2006)：《菲律賓華校學生中、英、非語言態度、語言學習動機的比較研究》，福建師範大學碩士論文，未出版。
- 陳穎(2012)：《美國華人社區的語言使用與語言認同》，南京大學博士論文，未出版。
- 李妙文(2017)：《從語言認同看城鎮化進程中的語言變遷》，浙江師範大學碩士論文，未出版。
- 張娟(2011)：《大學生英語語言態度研究》，中南民族大學碩士論文，未出版。

四、網上文章

董建華(1997)：《一九九七年度香港行政長官施政報告》，檢自

<https://www.policyaddress.gov.hk/pa97/chinese/cpaindex.htm> 檢索日期：

2020.3.07

香港理工大學中文及雙語學系(2016):《「兩文三語」政策與大學生的語文水平》，

檢自 https://www.polyu.edu.hk/cbs/web/en/whats_new/cbs_opinions_details/86/

檢索日期:2020.3.07

香港教育大學 (2018):《賽馬會與「文」同樂學習計劃》，檢自

<https://www.eduhk.hk/main/tc/animated-way-to-learn-chinese/> 檢索日期: 2020.5.12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1997)：《中學教學語言指引》，檢自

<https://www.legco.gov.hk/yr97-98/chinese/panels/ed/papers/ed1508-5.htm> 檢索日

期：2020.3.07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2017)：《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簡要報告》，檢自

<https://www.bycensus2016.gov.hk/data/16bc-summary-results.pdf> 檢索日期：

2020.5.12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2017)：《幼稚園教育課程指引》，檢自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major-level-of-edu/preprimary/TC_KGECG_2017.pdf 檢索日期：2020.5.12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入境事務處(2018)：《簽證》，檢自

<https://www.immd.gov.hk/hkt/forms/hk-visas.html> 檢索日期：2020.4.18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2019)：《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第 66 號報告

書》，檢自

https://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p453_tc.jsp?productCode=C00000086 檢索日期：2020.5.3

Lai, M. L. (2013). *Impacts of Medium of Instruction on Language Attitudes: A Case of Hong Kong*. Asia-Pacific Edu Res, 22, 61–68. Retrieved from <https://doi-org.ezproxy.eduhk.hk/10.1007/s40299-012-0025-1>

附錄

附錄一：《香港大學生語言認同調查研究——以香港教育大學為例》問卷

一、本研究旨在以粵語為母語的香港本地大學生為研究對象，了解現實香港本地大學生對於兩文三語（粵語、普通話及英語）的認同態度。請針對你個人情況來做出相應的回答，每道問卷沒有正確或錯誤的答案。問卷共分兩部分：一是，基本情況；二是，語言態度調查。問卷通常在 10 分鐘內完成。

本問卷不會存在任何潛在風險，所有參與純屬自願性質。問卷所得信息只有研究人員得悉並將會在研究結束後刪除。您也完全有權隨時退出研究，而不会造成不良后果。如果您決定在問卷填寫開始後離開，您的所有回答都將被銷毀。

二、關於第二部分「語言態度調查」，請仔細閱讀下文表述。請將你對這些表述的認同度（1、2、3、4 或 5 來表示態度的由弱到強）進行選擇。如：1. 完全不
2. 很少 3. 一般 4. 經常 5. 總是

本人已閱讀上述內容，並_____參與本研究計劃。

◎同意

◎不同意

第一部分：基本情況

題目	選項				
1.性別	男		女		
2.年齡	18 歲以下	18-20 歲	21-23 歲	24 歲及以上	
3.你在香港教育大學就讀幾年級？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大五 研究生
4.你在哪裡完成中學教育	中國香港	中國內地			其他：請註明
5.你的中學主要教學語言為？	粵語	普通話	英語	其他：	
6.你的母語是	粵語	普通話	英語	其他：	
7.您父親的母語是？	粵語	普通話	英語	其他：	
8.您母親的母語是？	粵語	普通話	英語	其他：	
9.您父親的最高學歷是	中小學	副學士 /高級文憑	本科	碩士及以上	
10.您母親的最高學歷是	中小學	副學士 /高級文憑	本科	碩士及以上	
11.請問你的父親對你學習以下語言的態度	普通話	1	2	3	4
	英語	1	2	3	4
12.請問你的母親對你學習以下語言的態度	普通話	1	2	3	4
	英語	1	2	3	4

第二部分：語言認同情況

A：語言使用及選擇

題目	選項						
13. 你學過_____年的標準普通話 (包括正規學習及自學)							
14. 你學過_____年的標準英語 (包括正規學習及自學)							
15. 你的粵語熟練程度是	1	2	3	4	5		
16. 你的普通話熟練程度是	1	2	3	4	5		
17. 你的英語熟練程度是	1	2	3	4	5		
18. 你能使用哪種語言 (可多選)	粵語	普通話	英語	其他：			
19. 在和家人溝通時的語言使用情況	粵語	從不		偶爾	經常		
	普通話	從不		偶爾	經常		
	英語	從不		偶爾	經常		
20. 在和同學 / 老師溝通時的語言使用情況	粵語	從不		偶爾	經常		
	普通話	從不		偶爾	經常		
	英語	從不		偶爾	經常		
21. 在日常生活中 (除家庭及學校場合) 的語言使用情況	粵語	從不		偶爾	經常		
	普通話	從不		偶爾	經常		
	英語	從不		偶爾	經常		
22. 對我而言，以下語言是 (可多選)	粵語	母語	生活語言	工具語言	官方語言	民族語言	外語
	普通話	母語	生活語言	工具語言	官方語言	民族語言	外語
	英語	母語	生活語言	工具語言	官方語言	民族語言	外語
23. 你覺得粵語、普通話和英語哪一個語言更難學？請以 3、2、1 由難到易進行排序	粵語 ()		普通話 ()		英語 ()		
24. 若情況允許的條件下，你希望在任何時間和地點希望說	粵語		普通話		英語		
25. 若只能選擇一種語言，你是否願意只說粵語？	不願意		不知道		願意		
26(1). 為什麼願意？ (可多選)	A. 粵語是我的母語，使用起來更方便						
	B. 說粵語有助於我的未來發展						
	C. 因為粵語比普通話和英語更優美						
	D. 其他，請註明 _____。						
26(2). 為什麼不願意？ (請註明)							

27. 若只能選擇一種語言，你是否願意只說普通話	不願意	不知道	願意			
28(1). 為什麼願意？（可多選）	A. 使用規範語言，比使用方言更適合					
	B. 說普通話有助於我的未來發展					
	C. 因為普通話比粵語和英語更優美					
	D. 其他，請註明_____。					
28(2). 為什麼不願意？（請註明）						
29.若只能選擇一種語言，你是否願意只說英語	不願意	不知道	願意			
30(1). 為什麼願意？（可多選）	A. 使用規範語言，比使用方言更適合					
	B. 說英語有助於我的未來發展					
	C. 因為英語比粵語和普通話更優美					
	D. 其他，請註明_____。					
30(2). 為什麼不願意？（請註明）						
31. 你是否會同時使用粵普英，如粵語中夾雜英語或普通話？	會	不會	不知道			
32. 你是否接受中英夾雜的語言使用習慣？	接受	不接受	不知道			
33. 我使用粵語是因為	生活/工作/學習需要	1	2	3	4	5
	想向其他人表明我的身份	1	2	3	4	5
	能更好的表達我的想法	1	2	3	4	5
	我不知道如何用其他語言表達	1	2	3	4	5
34. 我使用普通話是因為	生活/工作/學習需要	1	2	3	4	5
	想向其他人表明我的身份	1	2	3	4	5
	能更好的表達我的想法	1	2	3	4	5
	我不知道如何用其他語言表達	1	2	3	4	5
35. 我使用英語是因為	生活/工作/學習需要	1	2	3	4	5
	想向其他人表明我的身份	1	2	3	4	5
	能更好的表達我的想法	1	2	3	4	5
	我不知道如何用其他語言表達	1	2	3	4	5

B : 情感認同

題目	選項				
好聽	1	2	3	4	5

36. 我認為粵語聽/使用起來	親切	1	2	3	4	5				
	友善	1	2	3	4	5				
	信賴	1	2	3	4	5				
	開放	1	2	3	4	5				
	禮貌	1	2	3	4	5				
37. 我認為普通話聽/使用起來	好聽	1	2	3	4	5				
	親切	1	2	3	4	5				
	友善	1	2	3	4	5				
	信賴	1	2	3	4	5				
	開放	1	2	3	4	5				
	禮貌	1	2	3	4	5				
38. 我認為英語聽/使用起來	好聽	1	2	3	4	5				
	親切	1	2	3	4	5				
	友善	1	2	3	4	5				
	信賴	1	2	3	4	5				
	開放	1	2	3	4	5				
	禮貌	1	2	3	4	5				
39. 對於(如果)自己能流利的使用以下語言，我感到非常的	粵語	非常羞愧	較羞愧	沒感覺	較自豪	非常自豪				
	普通話	非常羞愧	較羞愧	沒感覺	較自豪	非常自豪				
	英語	非常羞愧	較羞愧	沒感覺	較自豪	非常自豪				
40. 對於他人能流利的使用以下語言，我感到非常的	粵語	非常討厭	較討厭	沒感覺	較羨慕	非常羨慕				
	普通話	非常討厭	較討厭	沒感覺	較羨慕	非常羨慕				
	英語	非常討厭	較討厭	沒感覺	較羨慕	非常羨慕				
41. 每當我需要用以下語言與他人交流時，我會感到害怕	粵語	1	2	3	4	5				
	普通話	1	2	3	4	5				
	英語	1	2	3	4	5				
42. 我會因為不會說以下語言或說的不流暢而有心理壓力。例如羞愧、自卑等負面情緒。	粵語	1	2	3	4	5				
	普通話	1	2	3	4	5				
	英語	1	2	3	4	5				
43. 對我而言，以下語言是(可多選)	粵語	溝通的工具		身份的認同		文化的象征				
	普通話	溝通的工具		身份的認同		文化的象征				
	英語	溝通的工具		身份的認同		文化的象征				
44. 在近期的社會運動之後，對以下語言的態度	粵語	變差		無變化		變好				
	普通話	變差		無變化		變好				
	英語	變差		無變化		變好				
45. 對於政府推行兩文三語的政策表示	能夠接受		不能接受		不知道					
46(1). 能接受政府推行兩文三語的原因是(可多選)	A. 多掌握一門語言總是好的									
	B. 增強自身及香港的競爭力，利於發展									
	C. 香港是一個國際化城市，應當具備基本的兩文三語能力									

		D. 其他，請註明					
46(2). 不能接受政府推行兩文三語的原因是（可多選）		A. 增加了學生的負擔					
		B. 非母語教學不能很好地促進學習效果					
		C. 在實際生活中用處不大，沒有使用價值					
		D. 增加了就業難度					
		E. 其他，請註明					
47. 將來會讓自己的孩子學習並使用		粵語	1	2	3	4	5
		普通話	1	2	3	4	5
		英語	1	2	3	4	5
48. 我認為我是		香港人	中國人	中國香港人	其他		

C : 社會地位

題目	選項					
49. 我認為粵語聽/使用起來	優雅	1	2	3	4	5
	富裕	1	2	3	4	5
	有文化	1	2	3	4	5
	有權威	1	2	3	4	5
	有身份	1	2	3	4	5
	有素質	1	2	3	4	5
	有競爭力	1	2	3	4	5
50. 我認為普通話聽/使用起來	優雅	1	2	3	4	5
	富裕	1	2	3	4	5
	有文化	1	2	3	4	5
	有權威	1	2	3	4	5
	有身份	1	2	3	4	5
	有素質	1	2	3	4	5
	有競爭力	1	2	3	4	5
51. 我認為英語聽/使用起來	優雅	1	2	3	4	5
	富裕	1	2	3	4	5
	有文化	1	2	3	4	5
	有權威	1	2	3	4	5
	有身份	1	2	3	4	5
	有素質	1	2	3	4	5
	有競爭力	1	2	3	4	5

D : 實用性

題目	選項					
52. 我認為粵語使用起來	用處多	1	2	3	4	5
	方便	1	2	3	4	5
	容易	1	2	3	4	5
53. 我認為普通話使用起來	用處多	1	2	3	4	5
	方便	1	2	3	4	5

	容易	1	2	3	4	5
54. 我認為英語使用起來 用處多 方便 容易	用處多	1	2	3	4	5
	方便	1	2	3	4	5
	容易	1	2	3	4	5

E : 功能取向

題目		選項				
55. 有關粵語的功能取向	粵語能幫助我得到更佳的升學機會	1	2	3	4	5
	粵語能幫助我得到更佳的就業機會	1	2	3	4	5
	粵語在香港社會廣被認可	1	2	3	4	5
56. 有關普通話的功能取向	普通話能幫助我得到更佳的升學機會	1	2	3	4	5
	普通話能幫助我得到更佳的就業機會	1	2	3	4	5
	普通話在香港社會廣被認可	1	2	3	4	5
	普通話是香港的重要語言	1	2	3	4	5
	若普通話在香港廣被運用，香港將更繁榮	1	2	3	4	5
	普通話在香港的重要性和地位將超越英語	1	2	3	4	5
	為增加香港競爭力，香港人普遍普通話水平應當再提高	1	2	3	4	5
57. 有關英語的功能取向		1	2	3	4	5
57. 有關英語的功能取向	英語能幫助我得到更佳的升學機會	1	2	3	4	5
	英語能幫助我得到更佳的就業機會	1	2	3	4	5
	英語在香港社會廣被認可	1	2	3	4	5
	英語是香港繁榮發展的重要因素	1	2	3	4	5
	為增加香港競爭力，香港人的英語水平應當再提高	1	2	3	4	5
	我希望能掌握高水平的英語	1	2	3	4	5

F : 綜合取向

題目		選項				
58. 有關粵語的綜合取向	作為香港人，我應當流暢的使用粵語	1	2	3	4	5
	我喜歡粵語，因為它是我的母語	1	2	3	4	5
	粵語是最能代表香港的語言	1	2	3	4	5

	我喜歡粵語	1	2	3	4	5
	我喜歡粵語使用者	1	2	3	4	5
59. 有關普通話的綜合取向	作為香港人，我應當流暢的使用普通話	1	2	3	4	5
	普通話在香港更廣泛使用以便與中國內地交流	1	2	3	4	5
	普通話在香港更廣泛使用會影響或取代粵語的發展	1	2	3	4	5
	使用流暢普通話者，通常受到良好的教育	1	2	3	4	5
	我害怕說流利的普通話，讓別人誤以為我是內地的新移民	1	2	3	4	5
	我喜歡普通話	1	2	3	4	5
	我喜歡普通話使用者	1	2	3	4	5
60. 有關英語的綜合取向	作為香港人，我應當流暢的使用英語	1	2	3	4	5
	使用流暢英語者，通常受到良好的教育	1	2	3	4	5
	我希望能流利的使用英語，因為它使我感到現代化或西化	1	2	3	4	5
	我喜歡英語	1	2	3	4	5
	我喜歡英語使用者	1	2	3	4	5

G：補充

對此問卷問題有任何補充說明，歡迎填寫	
--------------------	--